

皇太子秘史

大清太子两立两废
凄美爱情千古绝唱
宫闱争斗父子情深
人世情感因缘际会
悲壮惨烈惊心动魄
『孝庄秘史』姊妹篇
『哈姆雷特』中国版

原著 杨海薇
改编 小雨 强子



现代出版社

皇太子秘史

原著 杨海薇
改编 小雨 强子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太子秘史/杨海薇著. - 北京:现代出版社,2004
(梦剧场)

ISBN 7-80188-218-0

I.皇... II.杨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9909 号

皇太子秘史

作 者/杨海薇 改编 小雨 强子

总 策 划/吴江江

策 划/博雅华章

责任编辑/张桂玲

封面设计/吕 龙

出版发行/现代出版社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) 100011

电 话/(010) 64267325 64240483 (传真)

印 刷/北京新丰印刷厂

开 本/32K

字 数/290 千字

版 次/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1-10000

书 号/7-80188-218-0

定 价/22.80 元

主要人物

胤 禔(马景涛<台湾>饰)

清朝皇太子,康熙元后之子,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,康熙将襁褓中的他立为继承人。他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,被期待成为儒家标准下的明君;但他是个真性情的人,情感丰富、生性开豁,故时常感到痛苦,再加上爱情的失意,使他与康熙之间充满了亲情与矛盾,被两立两废。

康 熙(刘德凯<台湾>饰)

一位勇敢果决的皇帝,同时也是位极重感情的人,更是一位值得尊敬信赖、散发着中年魅力的男人。他仁慈、智慧,亦深谙帝王之术,但有时仍不免感情用事。

如 玉(戴娇倩 饰)

紫瑛之妹,柔美、温婉、多才多艺的南国佳人。她心地善良,却有自己的主见,不愿听人摆布,故对长平公主十分反感。她是人性化、浪漫主义的代表,与太子胤禔陷入苦恋。

云 儿(舒 畅 饰)

吴三桂的孙女,因缘际会被收养在官中长大。她纯真活泼乐观,有时又调皮莽撞。但她性格也有刚强的一面,受了欺侮必定以牙还牙。她亲和力强、热心助人、不拘小节,所以深得下人爱戴。她痴恋胤初,八阿哥却喜欢她。

胤 禛(赵鸿飞 饰)

康熙的皇四子,德妃所生,封和硕雍亲王,后继皇位,年号“雍正”。青年时代的四阿哥既有励精图治、勇敢向上、精明强干的一面,也有善于心机、阴险狡诈、不择手段的一面。他爱紫瑛,却在关键时刻出卖她作为夺权的工具。

胤 禩(黄垒鑫 饰)

康熙的皇八子,良妃所生。由于生母出身低贱,自幼不甘平庸,努力上进,且工于心计,擅于笼络人心。虽与云儿终成眷属,却在惨烈的夺嫡争斗中,终如一颗流星陨落,后死于囚牢之中。

建宁公主(宁 静 饰)

皇太极最小偏怜之女,康熙之姑母,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,夫妻和乐,但亲夫爱子却因吴三桂之反叛而被康熙处决,这痛苦几乎要将她逼疯。她是激烈血腥斗争下的牺牲品。

紫 瑛(胡 静 饰)

明朝皇室后裔,被祖母长平公主逼迫而试图向清朝皇室复仇,但不由自主爱上了四阿哥。她是个外冷内热的烈性女子,一旦爱了,便如烈火般炽热而纯粹,只可怜被四阿哥利用为夺权工具,她的心碎绝望与悲凉下场,令人叹息。

王之明(高 明 饰)

即“朱三太子”,崇祯之子朱慈焕。出宫后几十年,落魄江湖吃尽苦头,只求能做一名默默无闻、平凡无事的老百姓,最后连这卑微的愿望也无法实现,十分悲凉。

德 妃(邬倩倩 饰)

四阿哥之生母,品性贤德,受到康熙信任。受孝庄皇后所托将太子带大,对太子胜似亲额娘。

孝 庄(吕 中 饰)

太皇太后,康熙之祖母,坚毅智慧,一手将康熙抚养长大并严格教导,祖孙俩情感极深。

长平公主(郑 爽 饰)

崇祯之女,被崇祯断一臂而未死,因奇遇练成武功。因不屑朱慈焕的懦弱,故一直不肯露面,但多年来暗中教导紫瑛武功。紫瑛身上背负的复仇任务,均由她设计发动。

惠 妃(蔡文艳 饰)

大阿哥之生母,自认精明好出头,怂恿儿子争夺皇位。

舒 伦(白庆琳 饰)

胤初之妻,清初名将图海的孙女,雍容华贵、成熟干练,众人皆称赞其贤德。但她不像娇妻倒像严师,导致胤初得不到妻子的温柔抚慰。后来她逐渐改变,更懂得包容、理解自己的丈夫,表现出一种母性的、无私的爱。



第一章

公元1674年2月的一天上午，北京城的天空灰蒙蒙，见不到一点阳光。阴沉沉的天，像口大锅罩在头上，给人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。紫禁城的乾清宫里，鸦雀无声。康熙坐在高高的龙椅上，看着南方快骑送来的奏折，脸色铁青。龙椅前两侧垂立的大臣们个个低着头，默不作声。

康熙将奏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强忍着心中愤怒，轻轻掷在御案上，抽搐着嘴角，冷冷道：“好个吴三桂！真的反了！朕看来是被逼得没有退路了。”

群臣面色凝重。索额图想了想，上前一步说：“依奴才之见，事虽至此，犹有可为。只要明发上谕，表达撤藩之议还有商议余地，再暗中安抚平西王，这场兵祸就应该能够化解，皇上莫以为目前就没有转机了，再说……”

康熙手一挥，厉声打断道：“索额图，你觉得朕还应该忍下去吗？”

索额图一时语塞：“这……”







这时，大臣明珠上前一步说：“皇上明鉴，撤藩之议绝对不能动摇！倘若朝廷屈服于吴三桂的威胁，此后朝廷就更加难以节制他，他肯定还是要反。与其让他多准备几年，不如趁现在一举除之！”

索额图听罢，转身怒斥道：“明珠！正是因为你力主撤藩才惹出这场祸事，如今还敢在这儿夸夸其谈……”

明珠也不示弱，大声说道：“不撤藩，将来的祸事更大，必然动摇国本！而且，撤藩之举以及三藩的反应，早就在皇上妙算之中。如果对吴三桂这种逆贼一再退让，这分明是对皇上毫无信心……”

索额图听到这话，额头上青筋突突直跳，手指明珠，大怒道：“我追随皇上力除鳌拜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，我对皇上的忠诚轮不到你来挑拨！”

康熙看着两位大臣争吵，轻轻摇了摇头：“够了。”

索额图和明珠两人顿觉失态，敛容垂手，退回一步，不再做声。

康熙将那份奏折拿起，一下一下地掂着，半晌，微微一笑，突然使劲儿将奏折掷向案头，两眼扫视眼前大臣们一遍，起身道：“这场仗，朕，打定了！”说完，转身退朝而去。

紫禁城坤宁宫的寝殿内，大腹便便的皇后神情不安，吃力地在屋里走来走去。她不时地抚摸着隆起的腹部，一脸忧虑。这时，门帘一挑，康熙走了进来。

皇后十分不安地上前问道：“皇上真的决定要跟吴三桂开战？”

康熙凝重地点了点头：“内有权臣，外有强藩，都是大清江山的心腹之患。这病根，前些年治好了一半，另一半也拖了很久





了。唉，早治晚治都要治呀！”

皇后担心地又问：“可吴三桂是老谋深算的宿将，而且多年来雄霸一方，跟鳌拜可不相同。你看，吴三桂当初为了表示对大清忠诚，不仅将亲儿子吴应熊放在北京，而且还与皇室建宁公主成亲，三叔说……”

康熙停住脚步，扶着皇后，打断道：“索额图啊，和平日子过久了，自然怯战！其他人也一样。他们不知道我数年来日夜苦思筹划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！皇后，吴三桂谋反，是长期处心积虑的结果，他将亲生骨肉不顾，更见其毒辣。你放心，早在决定撤藩的时候，我就密令户部米思翰筹划过军需了。以现有国力来看，支持个十年八年也不成问题。”

皇后长舒一口气：“这么说来，原来……皇上早有准备？”

康熙一笑，轻轻扶着皇后坐在椅子上说：“咱俩是自幼的结发夫妻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你丈夫何曾打过一场没有把握的仗？”

皇后看着康熙，深情而温柔地笑了笑：“我当然相信皇上！我只恨自己身为皇后，却什么也帮不了皇上。”

康熙笑了笑说：“你啊，别想那么多，好好把我儿子生下来，就算是帮我大忙了！”

皇后伸手紧紧抓住康熙的手，脸上隐现一丝忧色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我越来越害怕。我曾经失去可爱的承祜，我真的再也禁不起打击了。我宁愿自己死掉，也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我怀里渐渐冰冷，那种心如刀割的感觉……”

康熙忙打断道：“珍儿，珍儿，你听我说，绝对不会再这样了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皇上啊！老天爷要是敢不给我这点薄面，我就捣翻了他！皇后，你先休息会儿，我过会儿来看看你，我还有些事要办。”





皇后被康熙刚才的话逗乐了，说：“你去吧，太医说让我多走动走动，你不要担心我了。你去忙你的吧。”

康熙起身，看了一眼皇后，出了坤宁宫。

紫禁城太庙里肃穆沉寂，中央高位案前，清朝皇室列祖列宗的牌位遗像一个一个排着，供桌前香案上的香火青烟缕缕。康熙手握着一迭奏折来回踱步，努力压抑着焦躁的情绪。他走到顺治先皇像前，停住，抬头凝望，举起手中奏折，低声道：“皇阿玛，您瞧，抱着犹疑观望态度的督抚还不在少数呢！咱们父子，两代少年天子，您能不能教教我，如何克服孤立无援的恐惧？如何鼓起迎战强敌的勇气？因为，没有人相信我们的判断，没有人相信我们能赢！”说到激动处，康熙伸手将奏折摔在地上。

这时，身后“咯吱”一声响，接着有人说：“我相信！”

康熙转头往后看去，见孝庄太皇太后迈步走了进来，不禁惊喜万分：“太皇太后！”

孝庄坚定地看着康熙，然后转头看着顺治像，感慨道：“我记得，那年……郑成功打下了江宁，你皇阿玛张惶失措，当场就说要退守辽东，被我狠下心肠一顿痛骂，他又激动地抓起宝刀说要御驾亲征。”说到这里，孝庄转头看着康熙说，“你皇阿玛是个真性情的人，只是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性情。而你，玄烨，我的好孙儿，你必须强爷胜祖，因为此刻，大清朝的盛衰荣辱，都在你的肩上。”

康熙垂首，点点头。

孝庄弯腰，拾起一份奏折，递给康熙道：“太祖皇帝说过，要先制服自己，才能制服敌人。”

康熙接过奏折，注视着孝庄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平静而自信地说：“太皇太后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您放心吧。”





建宁公主府内，吴应熊坐在椅子上，紧张地看着一封信，儿子吴世霖在一旁站着，着急地看着父亲。吴应熊看完信，长叹一声，手扶桌沿，看着门楣发愣。

吴世霖问道：“爹，云南来的消息怎么说？”

吴应熊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唉，这下咱们非但进退两难，简直是面临生死关头了！皇上要撤藩，你爷爷被逼得反谋已露。唉！措手不及啊！”

吴世霖不安地说：“措手不及的岂止是爷爷，说不定皇上更是慌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呢！听说朝中多数人都主张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，只要爷爷跟皇上肯各退一步，说不定很快就风平浪静了。”

吴应熊看着儿子，苦笑道：“你还年轻，你不明白！依我看，不可能！对你爷爷跟皇上来说，都没有退路了。咱们父子俩……唉，祸在眼前啊！”

“谁这样说话？”建宁公主从后屋里走了出来。她来到吴应熊跟前，手扶着丈夫的肩头，安慰道：“绝对不会的！应熊，别发愁，你进京这么多年，做错过什么？况且，我是堂堂大清朝的公主，难道连我的丈夫和儿子都庇护不了？哼，我不信！世霖，最近你也少出门，甭去打听什么，管他外面打得天翻地覆呢，咱们照旧关起门来过日子！”

吴世霖连连点头道：“娘说得很有道理啊。”

吴应熊勉强地苦笑道：“这倒也好。只是……我怕你想得太天真了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前堂一阵喧哗，一个太监冲入，惊慌失措地喊道：“公主额驸，不好了，明大人带着宫中侍卫闯进来了！”

三人大惊。



这时，明珠领着一队侍卫闯了进来，神色严峻。

建宁公主手指明珠，大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大胆无礼?!”

吴应熊忙起身，挡住妻子，自己鼓起勇气，勉强上前赔笑道：“明大人，多日不见……”

明珠不理，手指吴应熊父子，对侍卫一挥手：“就他俩，拿下!”

侍卫们如虎狼般冲上前，三下两下，将吴应熊父子捆了个结结实实。

吴应熊父子二人惊恐万状。建宁公主上前怒喊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?明珠，你给我说清楚!”

明珠一拱手：“失礼了，奉皇上旨意，捉拿要犯吴应熊、吴世霖!公主，恕奴才无礼，奴才也是不得已，皇命难违!”

建宁公主气得嘴直哆嗦：“皇命难违?好，你先放开他们，让我进宫去问问皇上，等我得了皇上亲口一句话，再做道理。”说着，上前要解捆在吴应熊身上的绳索。

明珠伸手一拦：“公主恕罪，不是奴才不愿意从命，而是皇上的口谕只叫拿下要犯，奴才不敢不从!”说罢，转头对侍卫喝斥道：“带走!”

侍卫们呼啦一下，将吴氏父子带走了。

建宁公主万万没想到这事会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，不禁咬牙切齿，声嘶力竭地骂道：“狗奴才，看我不斩了你!”说着，从墙上摘下一柄宝剑，跌跌撞撞地追了出去。

紫禁城御花园里，康熙一面快步行经花园，一面迅速地交代随侍的明珠：“朕已经想妥了。第一，停撤耿尚二藩，暂缓他二人与吴三桂的联结之势；第二，任命多罗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





大将军，率八旗劲旅，日夜兼程赶往荆州。照朕的意思，写旨来看！”

明珠答道：“跟皇上回话，勒尔锦与多位八旗将领都主张，要在大军出征之日，拿监禁大牢中的额驸吴应熊与世子吴世霖斩首祭旗！”

康熙突然停步，诧异而不悦地说：“斩首祭旗？额驸是朕的姑父，世子是朕的表弟，朕以孝悌治天下，哪能真的杀了他们？朕下令监禁他父子俩，是为了吓阻吴三桂的谋反，你们不明白吗？还说要拿他们斩首祭旗，是存何心？我听说建宁公主情绪十分激动，真有此事？”

明珠连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奴才明白皇上的用心良苦，可是吴三桂不明白，竟然还是一意孤行，并且杀了不肯服从的云南巡抚。吴三桂并非泯灭人性，不顾长子吴应熊的死活，而是料准皇上天生纯孝，深于亲情，绝对狠不下心肠杀掉吴应熊父子。皇上的慈悲，天下臣民无不感戴，可是目前群臣犹疑，督抚观望，朝廷已是被迫必须杀掉吴应熊父子，以示朝廷跟吴三桂绝不妥协的决心。皇上所问建宁公主一事属实，但朝廷囚禁吴氏父子，建宁公主情绪激烈，也属自然。”

康熙听到这里，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起来吧，你说的道理朕明白，不过……吴应熊在京多年，一向安分，杀了他，未免委屈啊！”

明珠起身道：“杀他不是为他不安分，而是由于他的身份。谁叫他是吴三桂的长子？这就叫做‘情屈命不屈’啊！”

康熙点了点头，叹了一口气：“那么建宁公主呢？亲夫爱子并皆伏法，她又何辜？”

明珠说：“公主虽然下嫁吴应熊，但仍然是爱新觉罗的子孙。



百年来战死沙场的八旗子弟，谁没有父母妻儿？可是他们为了大清江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见康熙脸色很难看，便停住不言。

康熙听到这里，想了想，转身道：“走，去慈宁宫。”

紫禁城慈宁宫的暖阁里，孝庄太皇太后端坐在窗前，看着手中的旨稿，神色阴晴不定。这时，康熙推门进来。请过安，康熙指着孝庄太皇太后手里的旨稿说：“皇阿奶，这道杀人的谕旨，孙儿不愿意下，可是恐怕……不得不下了……我知道这么做，多少有点儿对不住小姑姑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会想办法补偿她的。”

孝庄太皇太后苦涩地嗤笑一声，将旨稿按在桌上，不悦地说道：“那是她丈夫儿子的性命啊，你拿什么补偿她！”

康熙答道：“小姑姑也不能怪我！当年吴三桂命吴应熊住在京城里，原本就有把他当做人质的意思。”

孝庄不悦道：“但是，为了笼络吴三桂，做主把建宁嫁给那个人质的，却是我啊！”

康熙解释道：“这怪不得皇阿奶，吴三桂背义负恩！我监禁吴应熊父子，原是想令吴三桂悬崖勒马，及时悔悟，可是他非但不领情，反而杀了不肯从叛的云南巡抚……”

孝庄脸色仍然不愠：“这我知道！可是，打从还在关外起，无论是亲贵臣民，即便犯下杀头大罪，也从来没有累及家属的例子！好比早年，阿敏的父亲获罪被囚而死，阿敏却依然被太祖皇帝倚重为四大贝勒之一……”

康熙分辨道：“皇阿奶，情形不同啊！眼前正是大清入关以来最危险的时刻，吴三桂不是个犯错的亲贵，而是力足以覆灭大清基业的可怕敌人！对这样一个敌人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！”

孝庄不满地质问道：“是吗？仁至义尽了？这事儿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如果这样做，咱们祖孙深夜扪心，能够自安吗？”





康熙听了这话，不由得沉默下来。半晌，康熙又说道：“吴应熊父子应该如何处置，或许，不是没有别的办法。只不过，战争迫在眉睫，情势逼在眼前，容不得我缓缓处理慢慢琢磨。皇阿奶，您告诉过我，‘要先制服自己，才能制服敌人。’打仗讲究的是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士气，如果身为最高主帅的我，连大义灭亲的勇敢和决断都没有，八旗将士们先就寒了心，谁还会听从我的指挥？谁还会相信我能打赢吴三桂？”

孝庄听了这话，半晌，深深叹了口气，也不再说什么了。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康熙、孝庄诧异地转头从窗户里往外看去，只见宫门口，怒气冲冲的建宁公主仗剑直闯进来。宫女太监们纷纷叫喊着，试图拦阻，建宁干脆推开他们，锵的一声抽出宝剑，直奔暖阁而来。身后一群宫女太监紧随着。

康熙大惊，正要起身，建宁公主已仗剑推门而入。

看见康熙，建宁公主怒红了眼，半晌，迸出一句：“我杀了你这个昏君！”

孝庄大惊：“建宁！你疯了？”

建宁咬牙切齿道：“我是疯了！皇上，今天你要是不还我丈夫和儿子，我……我就跟你同归于尽！”说着，仗剑冲上去。康熙一闪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原要夺剑，想想，还是用力推开建宁，大声道：“小姑姑，我体谅你的心境，不与你计较，你也要自重，莫惊着了皇阿奶。有话咱们上养心殿谈去。”

建宁怒容满面：“不！我就要在皇额娘面前，跟你这昏君说个明白！”

康熙略微提高声音：“小姑姑左一个昏君右一个昏君，我勤劳国事，夙夜匪懈，自问心安，昏君二字我原璧奉还！”

建宁仍不改口，气堵声咽说不出话。

